



这是一座以“盐”命名的城市。  
抗战时期，盐城因其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，成为新四军的涅槃重生之地、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。  
有诗人曾充满激情地想象，英烈就如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，融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。

盐城，见证了许许多多这样的“盐”。他们融入中国革命的血管，化作摧毁黑暗的勇气、不屈抗争的盐性，不断弥合着古老中国的风雨创伤。  
春风里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塔庄严耸立，历史深处传来的“铁血交响”撼人心魄，伟大的新四军精神历久弥新。——编者

# 盐阜风雷

■章熙建

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。江河海洋的慷慨馈赠，带给她“煮海兴利”的发达盐业；英雄铁军在这里浴火重生，成就了一曲风与雷的交响。  
江苏盐城，一座金戈铁马的滨海城市，一个气吞山河的抗战坐标。

百万年前，长江携带巨量泥沙滔滔东流，展开气势磅礴的造陆运动。历史上，黄河多次改道南泛。两大母亲河持续发力，堆沙垒土，造就了广袤肥沃的苏北平原。

站在纵横交织的盐田埂上，我在吮吸猎猎海风吹来的远古气息。

从战国时期的“煮海为盐”，到秦汉时代的“煮海兴利，穿渠通运”，再到汉武帝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设盐渼县……自然馈赠，造就了这座以“盐”为名的城市。“烟火三百里，灶煎满天星”。坐落于盐城的中國海鹽博物館，8組雕塑生動還原了隋唐時代鹽丁灶民們“淋鹵煎鹽”的宏大場景——當年，這里年產鹽量達百餘萬石。李白曾寫下“吳鹽如花皎白雪”的詩句。

站在逶迤如虹的范公堤上，我在聆聽時光深處傳來的古老歌謠。  
1024年，時任西溪（今屬鹽城東台）鹽倉監的范仲淹，為抵禦洪水和海潮侵擾，率領4萬餘民眾，築成北起阜寧、南抵呂四港的捍海堰，當地人稱“范公堤”。

范公堤長百餘公里，歷經千年滄桑，巍然如脊。堤東屯田脊鹵，鹽場無垠；堤西稻菽飄香，桑麻遍野。170多個烟墩、潮墩，儼如士卒威風凜凜；築堤取土而成的“串場河”碧波蕩漾，彷彿回響著“熙來攘往，以河為枕”的歲月吟唱。

站在战火炙烤的古城牆遺址上，我在仰望聳立天地間的精神丰碑。  
當年，侵華日軍進犯鹽阜大地，鹽城人民不惜拆毀屹立千年的雄偉城牆，給日軍留下一片斷垣殘壁……據有關部門統計，抗戰期間，鹽城民眾傷亡達57.6萬餘人，用生命與熱血筑起不屈的精神丰碑。

1940年冬天，鹽阜大地籠罩在暴風雪紛飛與日寇壓境的双重寒中。16歲的海州姑娘王海紋來到鹽城。這個曾出演《日出》《阿Q正傳》的戲劇新秀，脫下旗袍穿上軍裝，成為魯藝華中分院戲劇系的副班長。她在《皖南一家》《重慶二十四小時》等劇中的出色表演，給冰天雪地的蘇南抗日根據地帶來一縷明媚春風。  
然而，不到一年，美麗花季戛然而止。1941年7月，日偽軍向鹽城發動猛烈進攻。24日凌晨，魯藝二隊師生與敵突然遭遇。激戰中，丘東平、許晴等帶隊干部相繼犧牲，女兵班被堵在沁河南岸。王海紋、李銳、尹玲等9名女戰士高呼“寧死不做俘虜”，手挽手，縱身跳入滾滾河流。

長眠於鹽阜大地的王海紋不知道，姐姐為等候她的歸來，堅守老屋45年不肯搬家。直到1986年，得知海紋已於抗戰烽火中犧牲，姐姐才帶著王海紋參軍前最愛穿的一件旗袍，趕到鹽城。  
鹽城“九女投江”，東北“八女投江”，一南一北的壯舉彷彿飛架起一道輝耀抗戰歷史天空的彩虹。王海紋的那件旗袍，現為鹽城新四軍紀念館收藏珍貴文物。看著這件文物，我的腦海中浮現一連串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名字：陸秀夫、關天培、梁紅玉……這些沾染鹽阜大地咸濕氣息的名字，都閃爍著崇德重義、不屈不撓的精神光芒。

“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，东进，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！”  
狼烟骤燃，铁军突起。1934年10

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开拔长征后，留下部分力量保卫苏区，同时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。在艰苦卓绝的3年南方游击战争期间，红军游击队付出巨大牺牲，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。

1937年10月，全国性抗战开始后3个月，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（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），正式改编为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”，简称“新四军”，叶挺任军长，项英任副军长。第二年春天，新四军1万余将士在皖南岩寺等地完成集结整编。随后，4个支队主力便挺进苏南或北上皖中，亮剑敌后战场。

一道抗日的洪流，呼啸在江淮大地。1938年6月，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设伏，歼灭日军20余人，击毁汽车4辆。韦岗战斗的胜利，鼓舞了苏南军民的抗日斗志，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。陈毅欣然赋诗：“弯弓射日到江南，终夜喧呼敌胆寒。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

1939年2月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赴皖南云岭，与新四军将领研究贯彻中央军委“向南巩固，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。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的陈毅返回苏南后，雷厉风行地收编民主抗日武装，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，当年底成立中共苏皖区党委，任命14个县民主政府县长。苏南抗日根据地得以创建完成。

新四军在苏南刚立稳脚跟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，目光即已越过千山万水，投向历来被兵家视作战略要地的苏北平原。1940年4月，毛泽东指出：“惟整个苏北、皖东、淮北为我必争之地……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。”

在我理解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在日军兵力雄厚的苏南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，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、毛泽东对华中抗战战略布局的深谋远虑；我党要以苏南根据地“为桥头堡”，进而实现立足苏中、最终经略苏北的战略擘画。

1940年7月，陈毅、粟裕率7000余兵力北渡长江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遂告成立。金秋时节，新四军第1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在盐城东台狮子口会师。苏北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南北贯通，苏北指挥部随即迁驻盐城。此后，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，时有“陕北有个延安，苏北有个盐城”之美誉。

1941年1月25日，盐城西门外游艺园红旗猎猎，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和各界群众代表，在这里举行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。

“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！”陈毅代军长慷慨激昂的宣告，振奋人心。

重建，是因为一场血色事变。  
1941年1月上旬，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，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，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围攻。血战数昼夜，新四军官兵终因寡不敌众、弹尽粮绝，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，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，军长叶挺被扣押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，副军长项英、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。

这就是皖南事变。大地为之颤栗，山河为之泣血。

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“叛变”，宣布取消其番号。

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，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、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。1月18日，周恩来在《新华日报》头版题诗声讨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；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！”20日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

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，指出：此次皖南事变，酝酿已久。同日，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，陈毅任代军长，刘少奇任政治委员。  
军部重建，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。它对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、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 
盐城，见证了新四军的涅槃重生。1941年3月，新四军军部移驻城西泰山



铁军忠魂（雕塑，现陈列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） 吴为山作

庙。这座四进两厢的古老建筑，始建于明代，曾经香火缭绕，后改为学堂、一度书声琅琅。此次，这里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。伴随着昼夜不息的“滴答”电铃声，一道道命令飞向大江南北。

从重建军部，到1945年10月北上山东，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及周边共驻扎4年零9个月的时间。其间，新四军军部组织完成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创建，指挥了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、反“蚕食”、反摩擦和战略反攻等。到抗战后期，新四军发展到主力部队31万余人，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。

时光记下了新四军立下的不朽功勋：共作战2.46万余次，毙伤日军29.37万余人、伪军17.5万余人，8万多英雄将士献出了生命。

1944年，毛泽东在修改审定《解放日报》10月1日社论时，指出：新四军“已经成了华中的人民长城，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”。

盐城东临黄海，处在苏北盆地的最底端，地势低洼，域内河道纵横，水网密布。对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，这不啻死亡之地；对擅长游击战的新四军而言，却是得天独厚的好战场。

1941年夏季，新四军迎来了军部进驻盐城后的第一场恶战。日伪军出动1.7万余兵力、百余艘汽艇加飞机大炮，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“扫荡”。

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领导机关主动撤出盐城，转入河汉水网密布的乡村野外与之周旋。装备精良的日寇看似长驱直入，实际上对新四军避其锋芒、“旁敲侧击”的打法，却是左支右绌、无计可施，很快陷入新四军南北夹击。新四军第3师主力果断转入全面反击，至8月下旬，共歼敌3800余人，击沉汽艇30余艘，连续收复阜宁、东沟、益林等城镇，使日军的“扫荡”以惨败告终。

抗战终于迎来胜利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，刚由苏中新四军改编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，又在盐城周边的高邮、邵伯地区展开了著名的高邮战役。这一战，被称为中国抗战的最后战役。

高邮地处京杭大运河东岸，四周为湖泊河流所环绕，城墙高厚，工事坚固。城内日寇仗着城坚炮利，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。

1945年12月19日，粟裕、谭震林指挥15个团兵力，对敌发起进攻，并以日本“反战同盟”人员喊话、投放劝降传单等方式实施“攻心”。26日，新四军攻克高邮城，共歼日军1200余人、伪军8000余人，缴获各种炮80余门、枪6000余支。这一役，新四军彻底打败了拒降之敌，消灭了日寇在我国国土上的最后一个据点。

习主席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考察时强调：“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，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，江山就是人民、人民就是江山。”英雄铁军浴血抗敌，人民群众倾力支援，奏响了盐阜大地的“铁血交响”。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”，当时盐城广为传唱的一首民谣反映出民众对英雄铁军的尊崇。盐阜大地上，父送子、妻送夫参军的情景比比皆是。

行走在盐阜大地，一处处红色旧址，仿佛是这曲抗日军民一家亲赞歌的一个音符，拨动人们的心弦。  
1943年3月，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淮海地区进行“扫荡”。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勇士，为掩护淮海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和百姓安全转移，在刘老庄一带，与1000余日军展开殊死搏斗。他们凭借简陋武器，阻敌10余小时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。战后，乡亲们冒险收殮烈士遗骸、修建烈士陵园，并挑选82名优秀子弟补入该连……

历史上盐城水患频发，仅1939年的海啸就造成阜宁1.3万余人罹难。1941年2月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组织民工筑堤抗灾，新四军第3师出兵出粮。军民同心筑起长45公里、高7.8米的捍海大堤。当地民众将海堤取名“宋公堤”，并编成民谣传诵这段佳话：“由南到北一条龙，不让咸潮到阜东；从此无有冲家祸，每闻潮声思宋公。”

1943年6月，为纪念盐阜区在1940年10月至1943年4月牺牲的抗战烈士，新四军第3师与盐阜地委行署决定在阜宁县芦蒲村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。参加建塔的新四军官兵和义劳动群众，有近万人之多。

当时没有窑可以烧砖，也无法从外地购买运输，就地拆了3座废弃的庵堂仍然不够。周围县区的百姓们纷纷自发筹集，有的拆掉自家老屋，有的捐出新屋备料，车拉人扛将砖块送到工地。历时3个多月，占地40亩的烈士陵园落成。

如今，高达27.7米的雄伟纪念碑巍然屹立，气势如虹。那是近2000名烈士的忠骨垒成，是300万盐阜百姓的情意与心血筑成！

穿越岁月风云的红色印记，标注着一方水土的历史根脉，诠释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谱。如今，遍布盐城境内的240多处革命遗址，以烈士命名的120多个乡镇、街道、学校，勾勒出盐阜大地红色文化的“天际线”。

两位优秀共产党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“八滩之约”，成为军民同心、血肉相连的生动见证。  
抗战时期，滨海县八滩镇享有“金东坎、银八滩”的盛誉，是新四军重要的后勤基地之一。1943年春，日寇对盐阜根据地大“扫荡”期间，就企图占领八滩镇并建立据点。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指示八滩区区长韩培信，发动群众拆掉店铺，展开坚壁清野。他承诺：现

1945年8月15日，艰苦卓绝的中国

在拆掉一个“银八滩”，等将来革命胜利了，还你一个“金八滩”！  
这是真正的毁家纾难。八滩镇300多户商家闻令而动，仅3天就把八滩街拆个精光。等日军山本中队扑进八滩镇，看到的是遍地瓦砾，只得躲进通济河北岸的王家大院。第二日，第3师第24团官兵就将立足未稳的日军团团包围，歼敌近300人，夺回了八滩镇。

时光倏忽40年。1983年，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因病住院，已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正巧到北京开会，特地赶到医院看望。战友重逢，感慨万千，重提“八滩之约”。而此时的滨海县面貌，从那段“滨阜遭滥响，穷得叮当响”的顺口溜，就能窥见一斑。

当年的“八滩之约”，何尝不是对老区人民的一份庄严承诺。  
回到南京后，韩培信立即带队前往苏北调研。第二年，江苏省委提出加快苏北发展战略。之后，韩培信又动员长子主动申请到滨海任职，接力推进“八滩之约”落实。

2016年，八滩镇跻身“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”之列，“银八滩”变成了真正的“金八滩”。进入新时代，处在长三角一体化、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多重国家战略交汇点上的盐城，迎来了发展腾飞的新机遇。盐城市入选全国“千强镇”的数字不断递增，去年已上升到17个。黄克诚、韩培信“还老区人民一百个、一千个‘金八滩’”的殷殷心愿，正变成振兴苏北征程上的一声声美丽回响。

盐城市中心，那座被百姓亲切称为“大铜马”的巨型雕塑，已是这座城市的著名地标——战马昂首奔腾，骑在身上的新四军战士目光如炬，威风凛凛。它的“大名”，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。

仰望高耸的精神图腾，这一刻，凝固的雕塑仿佛被注入强烈动感，蹄声阵阵，怒吼如雷。在我看来，那何尝不正昭示英雄热土不凡的过往与未来……

学术支持：褚银  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

在拆掉一个“银八滩”，等将来革命胜利了，还你一个“金八滩”！

这是真正的毁家纾难。八滩镇300多户商家闻令而动，仅3天就把八滩街拆个精光。等日军山本中队扑进八滩镇，看到的是遍地瓦砾，只得躲进通济河北岸的王家大院。第二日，第3师第24团官兵就将立足未稳的日军团团包围，歼敌近300人，夺回了八滩镇。

时光倏忽40年。1983年，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因病住院，已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正巧到北京开会，特地赶到医院看望。战友重逢，感慨万千，重提“八滩之约”。而此时的滨海县面貌，从那段“滨阜遭滥响，穷得叮当响”的顺口溜，就能窥见一斑。

当年的“八滩之约”，何尝不是对老区人民的一份庄严承诺。  
回到南京后，韩培信立即带队前往苏北调研。第二年，江苏省委提出加快苏北发展战略。之后，韩培信又动员长子主动申请到滨海任职，接力推进“八滩之约”落实。

2016年，八滩镇跻身“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”之列，“银八滩”变成了真正的“金八滩”。进入新时代，处在长三角一体化、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多重国家战略交汇点上的盐城，迎来了发展腾飞的新机遇。盐城市入选全国“千强镇”的数字不断递增，去年已上升到17个。黄克诚、韩培信“还老区人民一百个、一千个‘金八滩’”的殷殷心愿，正变成振兴苏北征程上的一声声美丽回响。

盐城市中心，那座被百姓亲切称为“大铜马”的巨型雕塑，已是这座城市的著名地标——战马昂首奔腾，骑在身上的新四军战士目光如炬，威风凛凛。它的“大名”，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。

仰望高耸的精神图腾，这一刻，凝固的雕塑仿佛被注入强烈动感，蹄声阵阵，怒吼如雷。在我看来，那何尝不正昭示英雄热土不凡的过往与未来……

学术支持：褚银  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



作者小记

章熙建，安徽绩溪人，军旅作家，1979年入伍。作品曾获首届“郭沫若散文随笔奖”、第22届“中国新闻奖”等，著有散文集《边关冷月》、报告文学集《杜鹃红》等。



扫码了解修筑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的故事  
技术支持：李连杰、王江



长征

第6435期